注事如风

葡萄架下的中秋节

●青影

老家的房屋拆迁已经很多年了,建成了欧洲小镇的模样,可是,我经常会在梦里浮现奶奶家那个大大的院落,爬过半面墙的金银花,那棵不知疲倦结出很多果子的无花果树,还有在那棵葱葱郁郁葡萄树下过中秋节的情景。随着年龄增长,这样的梦境居然越来越多了。

那棵葡萄树是和我一起长大的,小小的我看着小小的它从墙根一点点长起来,慢慢地长高长粗,爷爷就搭了葡萄架,葡萄蔓从西到东,越爬越多,繁茂的枝叶在架上铺絮着,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垂在架下,中秋节前后也正是葡萄最甜的时节。

那时,爷爷奶奶都还健在。每年到中秋节,父亲兄弟三人都会拖家带口赶回来。我们这些稍大点的孩子打打下手择择菜,奶奶、母亲和婶婶们忙活出一桌在当时看来无比丰盛的菜肴。“八月十五”在农村的重视程度仅次于春节,大家坐着板凳或者马扎,围在饭桌旁有说有笑,热闹而欢畅。

孝顺的姑姑们提前将好吃好喝的送回来了,包括鸡鸭鱼肉和各种月饼。菜品摆上桌,大家用最直白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美好的祝愿。父亲排行老大,要配合爷爷完成一些传统的礼数。因为我是女孩子,没有传承下来,唯一记得的是爷爷和父亲脸上的凝重,以及俯身跪拜时的虔诚。

我们这一代全是女孩子,都安静老实,规规矩矩坐在父母身边,听他们聊天。我经常是吃了饭就盯着广袤深邃的天空发呆,大而圆的满月高悬夜空,月光如水。我悄悄寻找着月宫的桂树,想象那刻的嫦娥和玉兔会做什么。院落里灯火通明,偶尔微风拂过,头顶的葡萄叶子就发出簌簌的声响,间或小飞虫直扑到脸上,大人们朗朗的笑声飞出院外。

我一会看看月亮,一会看看头顶上的葡萄,一会好奇地观察大人,快乐和知足就写在他们脸上,而那一串串紫色的葡萄拥抱着,多像我们一家人呀,收获的季节里更收获着节日的喜悦和亲情的温暖。

那时的人们不说“中秋节”,只说“八月十五”,奶奶和她的几个儿媳吃完早饭,大多谈论着当年的收成、生活中的趣事,还有我们的学习成绩。爷爷和父亲他们喝酒,喝高兴了就划拳,抑扬顿挫地吆喝着,仿佛不吆喝显示不出技术高超,几个回合下来,父亲还能赢他的兄弟们几杯酒,兴高采烈地拍着肚子。

最后,象征团圆幸福的月饼摆上桌,每个人都要吃。不喜欢吃月饼的我,每次只是将月饼溜边啃一圈,剩下的偷偷塞给奶奶,奶奶也不嫌弃。那若干年,奶奶承包了我啃完皮后剩余的月饼馅。

夜渐渐深了,团圆饭也差不多吃完了,母亲和婶婶们会齐心协力收拾卫生、洗刷碗筷,将院落打扫干净,收起方桌。要好的奶奶会给我们每家都打点一些东西。我们道别后,轻轻掩上奶奶家的大门,爷爷从里面关上门栓,一年的中秋节就这样过完了。月光皎洁,每次和父母走过那条长长的胡同,渐渐长大的我都会对着明月默念“但愿人长久”。

葡萄架下的中秋节,年年都是相似的,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。长大的我走过一段段清简的岁月之后,在点点滴滴的回味里才渐渐发觉,原来,相伴就是最好的团圆,这恰如浅酌的光阴般明晰了然。

如今的圆月依然照亮夜路,洒落清辉,只物是人非。也终于明白,中秋节最美的月色都留在了童年,留在了那棵枝繁叶茂的葡萄树下。

时间碎片

中秋月饼

●王溱

与居住澳大利亚的朋友通微信,说起中秋节,继而聊到月饼。

朋友问现在还有老月饼吗?就是什锦月饼,馅里有核桃仁、花生碎、瓜子仁、橘皮做的青红丝以及冰糖。我说有,你想吃老月饼了?澳大利亚也有月饼,但老月饼没有,想吃也捞不着。只能隔着大洋闻闻味道。朋友的话有些感伤。

我理解朋友所说的“没有”的意思。很多国家对食品管理很严格,邮寄、自带月饼都不许入关。所以,月饼虽有但不正宗,更没有家乡那种充满亲情的特殊味道。

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每逢中秋佳节,人的情感往往会产生微妙的变化,月饼无疑是这种情感变化的载体。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。

那一年我因公去加拿大,母亲对我说,她学生的女儿在加拿大留学,已经六七年没回国了。听母亲说我要去加拿大,她的学生央求母亲一定让我去看看她女儿,照几张照片带回来。六七年过去了,女儿现在啥模样她都想象不出来了。母亲学生的话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,实际一点也没夸张。那时互联网远没有现在发达,既没有微信也没有视频,远隔重洋的人们只能打国际长途电话,昂贵的话费让人望而却步。

我自然答应下来。临行前两天,母亲的学生拎着一个大包来到我家,一进门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,拿不了也不要紧,留给老师吃好了。母亲问她拿了些什么宝贝?她学生笑着打开提包,一摞简易包装盒赫然显露出来。月饼?这太令我意外了,母亲似乎也感到纳闷,问学生,加拿大华人超市不是也有月饼吗?她学生说,听女儿说有是有,但味道不一样。中秋节就想吃家乡的月饼,别的都不要。

孩子远离家乡远离父母,吃家乡的月饼意味深长。母亲一边说,一边规整着那堆月饼。她学生说,我劝女儿点别的也算是过节,她说我理解不了她的心思。啥心思,想家呗!她学生说着说着眼圈红了。母亲赶快岔开话题,捎这么多月饼,够吃一阵了。

她学生说,不是她一个人吃,她还有两个同学也想吃月饼。她们的导师以前在上海任过教,听说女儿即将收到月饼,提出要分享来自中国的味道。都带上,没问题。我笑着说。说这话我是有底气的,团里十几个人,去时行李箱基本空着,别说六七盒月饼,十盒二十盒也没问题。

中秋节前两天我们到达温哥华,拖着箱子顺利出关了。当晚,母亲学生的女儿迫不及待地和同学一起来到我们住的酒店。见到月饼,和同学相视而笑,并且鼓起了掌。送她们离开酒店,已近深夜。抬头望去,一轮明月挂在天空,整个大地都好似通透明亮。传统节日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,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忘记。睡意渐深,我在似睡非睡中想象着,伴随着皓月,吃着家乡的月饼,那些身在异国他乡的游子,该是怎样的心情,又该是怎样的浮想联翩啊?

梦里的月

沦陷的月光

●杜宝丽

中秋前因为天气预报等诸多预言,已经在心里很勉强地接受了不能看到月亮的事实。

没有预期的圆满更让人惊喜。

十五之夜的月亮就那么毫不含蓄地爬出地平线,爬上树梢,爬上楼顶,让我在一片银辉里不知所措。

一个人踱到小公园,忽然觉得从楼群里爬出的月亮像一个从阴暗角落里走出的人,多了些阴谋和风尘,少了些磊落和清明。

月是故乡明,此时老家那轮从群山里跳出的月亮一定是圣洁而清幽的,而我,只能望着老家的方向轻轻叹口气,任一些关于明月沐青山的细节将我一点点湿润。

为了不辜负这清风朗月,我决定到野外去,找一个开阔地尽情享受这个意外的月圆之夜。

看一眼通向野外的路,两排柳树好像在密谋着什么,树下的影子也鬼鬼祟祟的,就这么走下去,不免有些胆怯。

有了,回家抓老陈陪我。

刚到楼下,正碰上带了七分醉意的老陈,我说,老陈同志,给你个美差,陪我看月亮去。

他懵懵懂懂地看了看月亮,又看了看我的脸,一双蒙眬醉眼里装满了不解和嘲讽,好像我是天外来客。最终他答应了,说,走,我知道一个赏月的好地方。

跟在他的身后,走过密谋着的柳树,走过严阵以待的大桥,就到了一处工地,一条小路在新翻起的小山一样的土堆里时隐时现,周边静悄悄的,忽然感觉我俩像盗墓贼。我拽了他的胳膊,心惊胆战地说,要不,咱不走了吧?他哈哈大笑起来,这里我来过若干次,怕啥?不远处就是阿元的竹林,那儿好玩。

又窸窸窣窣走了好一会儿,月亮越升越高,越来越亮,路面也开阔起来。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大桥说,就那里,桥上,赏月如何?

我一看,果然四周开阔,一桥悠然。我跑上桥,一看,桥下竟然是一条铁路,恰好一列火车轰隆隆开过来,又拽着两道铁轨叹息着远去了。

心底好像有些东西随着火车远去了,我怅然地立在桥上,看远处的灯火闪烁着城市的浮躁,间或有几束烟花噼噼啪啪尖叫着照亮夜空。这座桥像一座孤岛,这个孤岛上的月果然多了些野性的皎洁。

此时此刻,把自己放到这汪宁静里,让这轮满月的清辉把自己的一切过往清洗得一尘不染。不觉间,毫无来由地,我泪流满面。

月已上中天。

他一直在桥的另一头抽烟,看着远处一片黑魆魆的林子出神。然后,他走过来,说,都老太婆一枚了,还做小女人状对月伤悲对花流泪。生活可是实实在在的,看那边,那一大片竹林和一大片厂房,都是阿元的,这里要拆迁,然后盖上楼房,很快也会灯火通明的。

拆迁?盖楼房?跟周围的灯火接起来,这座孤岛也要沦陷了……

同时沦陷的,还有很多,包括我心头的这轮明月。

夜凉如水,一件外衣披到了身上,温暖从心底漾开。月光里看他的背影,单薄却厚重,像梦里那座山。这边落下一枚月亮,明早那边会升起一轮太阳,日升月落,四季轮回,所有的沦陷都是另一种形式的重生。万家灯火的繁华,相对于原始孤寂的荒芜应该是一种发展和进步,居者有其屋,耕者有其田,像我,因为衣食无忧,所以有这份闲情逸致来赏月,假如我此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能有这份心境吗?

被月光和夜露追逐,那晚到家时,已是午夜。梦里的月,又大又圆……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1000字—1500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,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zaobaofukan@126.com

扫码关注“文化青岛”